

舒梓溪文鈔外集卷之七

舒正芬國裳甫著

舒琛伯獻甫輯

舒季琰甫錄

後學豫章漆彬中父甫編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墓誌碣銘五首



墓表三首

山東左叅政石厓熊公墓誌銘

公名桂字世芳南昌之新建人也弘治戊午以書經舉于鄉己未春會試中式登倫文敘榜進士明年以父喪去服除授大理寺左評事尋陞寺副寺正

武宗初太監劉瑾用事以峻法繩下嘗倚詔條凡藏匿軍丁罪及隣佑五六家以肆羅織部屬承望風旨誣累常百數十人公建言

詔令權宜惟一時可行 祖宗成憲則百世當守乞母輕變枉致冤濫 上是之由是得免者以萬計屠都御史欲殺一指揮非其罪公駁回五六次將聞于 上乃止瑾逆謀敗露黨與洶洶大臣慮有變促成獄法司多出入瑾門下者不無觀望駭愕失措莫敢先發公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得奸逆之情其外應凶焰如宸濠亦不肯以親王少諱也嘗治安化王獄其夜不收三千人擬同謀併坐

家口公曰同謀幾事也株連三千人且及家
口慘矣力與辯明所活不下萬人任凡六載
巨細情務在平反蓋不惟其權勢惟其法也
大率類此庚午陞徽州府知府在直隸號劇
郡民剛好闔其性然也公下車一以安養休
息爲已任期年而政通乃節縮浮費修橋梁
興學校表忠節於教化惓惓焉姚源鄰寇流
劫婺源界公焦勞于外多方擒禦徽得安堵
實藉藩捍治績燁然遂最東南諸郡嘗訪得

晦翁紫陽書院舊址乃復于釋氏掄各學文
行優異生員唐臯鄭佐胡宗明鄭建程旦戴
鍊黃訓輩八十餘人講道其中資以俸餘又
買田千餘畝給祭祀及來學者爲久遠計事
在贈言錄及紫陽集中 國朝守令不握兵
官軍又不得擅調正統間設民壯爲守城計
迄于成化又增添之地方有警則徵發捕邏
而有司驅迫又有不可勝言者徽民甚苦之
不肯就役公爲審丁糧定顧役法至今稱便

時冗食日增內供白糧出蘇松常者勢不能
給諂諛聚斂之臣飛派於徽又方新乾清宮
取材於徽當浙之半公委曲白上司至於涕
泣得減其半以蘇民困任甫三載屢下詔
書旌其賢能進秩中憲大夫推恩父母皆特
賜封滿六年丙子陞山東叅政徽民不忍其
去境上咸樹碑以志思慕主山東分守東交
道一夕河決泛曹州兵備吳副使忽驚斃公
晝夜馳數百里往視之水勢甚暴乃齋沐臨

河祭告黜貪酷官吏數人水遂少定得築塞
之嘗謁闕里恠祭噐不稱王祀度所費可千
金會民有發地窖得錢數百斗來報計之適
足用遂命工鑄造規制乃備戊寅督運至京
師貴人歲常包攬利入本色以便侵漁公力
言于上得納輕齋費不下數萬山東人咸
頌之未幾奔太恭人喪宸濠憾公作劉瑾招
狀發其陰謀幸公去位遣賊悉焚其居第公
處之裕如也歲辛巳六月十日以疾卒于家

距所生甲申年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
嘉靖建元年壬午正月八日卜葬伍諫鄉四
十一都一圖樵舍蘭木橋辛山乙向明年公
弟析具公狀請銘按狀公高祖佐曾祖仕周
祖彥衡俱隱德不仕父仁山以公貴累贈文
林郎大理寺左寺評事中憲大夫徽州府知
府母陶氏累封太孺人太恭人配秦氏屢封
至恭人公私先極敬事親極孝兄弟八人三
母所生公處之如一居家善施而不伐初不

以盈歉爲念也子男四長炳國子生次煨次
裂俱縣學生幼嬭女四長適樊疇次徐公溥
二尚幼孫男二曰穀曰增孫女三公神氣秀
發狀貌豐偉學見本領故剛大之氣經濟之
才雖甚韜襲終莫能自晦也惜乎未躋大位
而不盡見其設施豈數果有短長邪抑世道
之有升降人固莫知其然也公在大理有駁
稿在徽有治徽大略及平生奏疏詩文若干
卷藏于家公之祖瑩石厓山在西山盡處人

謂土厚水深必產異人公亦克自負荷因號
石厓先生諸所著述號石厓集云銘曰
紫陽煙無公來作人闕里籩豆公來一新心
苟在道於政何有宜公所至嘉績丕茂德則
士歌惠則民懷亦有謗言固其所哉孔云有
聞庶可以死蘭木之阿公永寧只

行人司行人崇德李君墓誌銘

崇德死予瘡甚伏蓐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
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

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
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
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歛事微蔣虞中奔
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
九日壬子 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楊抵南
京下蘇州復沂江浮漢登太和大嶽且遍中
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
臾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
輩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

予乃率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

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

水村往往沮言者謂主上聞直諫便

舉刀為刎狀至是復以此沮眾議且曰今撒賴矣意若以小兒潑賴者待之者其色盡歸咎絕無君臣之義匡救之意所以然者此公本凡才幸致此位且時有將奪之者利於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也故凡有言一切沮之適一時言官又多其類故得以為固位之計也

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沮義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刻三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

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夔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

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
 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
 梏拳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
 為變故明效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
 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
 卿避唾罵尾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
 尤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
 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

命禮部告示禁一槩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
 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各屬為妄言者而

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

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

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先是
 二十三日有烏鴉喜鵲共逐一燕于午門上
 東南角人果見鐵網予私占燕軀也取一義
 此舉予實首之跪門呼點予復居一禍必予
 一人當之烏鴉喜鵲同逐是吾輩
 人與權倖者合謀也後詢之果然命舒芬等

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為首者

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巳卯

是夕命黃鞏等六人午門前俱去衣杖五十

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

而我獲生四也是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善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畢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至宣府明日且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

義須君發之果然人將服我知人也子視我真知已邪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予南竄限又急以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年兄使人來曰崇德之知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崇德無負於我知也我固有詞銘矣崇德諱紹賢李姓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眙曾祖宗祖華父本有隱德尤好

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年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凡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弟稱于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翰局稱于觀政予不暇詳姑以其同朝一二事利害詔諸後來君爲進士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其費還部嘿不及夫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略不誘去其

器何如邪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
次倉守以羣閹勢焰熏炙率吏視州衛職官
茲偃然席班首君立 詔左從容令去其席
撓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
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迂此輩君略無忌直
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辨析自足服
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濟時
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

好惡不形尤魁人所難及譬之方叔之師也
惰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耳斯人也而
數止於斯邪君之配曹氏生二女尚未有子
然君有謀弟可食李氏鬼也君豈有遺恨邪
銘曰

孰不有生貴踐其形孰不有死貴全其體汝
形之踐道通常變汝體之全未喪其元忠犯
人主鼓茲進旅禮服闋人嚙伏不狎汝沒汝
寧汝墓我銘汝後有立有需秩及

松竹主人西溪萬公墓誌銘

公諱英字韞華姓萬氏其先為鄱陽人始祖
 幹遷南昌之西溪遂為南昌人二世德政宋
 樞密使三世瑋泰安太守四世宣化浙西節
 度使高祖志廣元港口巡檢丁世亂集義兵
 保鄉里全活甚眾曾祖伯耀早卒祖叔厚讀
 書有遠識考鈞隱居教授世德馨香颺于遠
 邇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妣羅氏公生宣德丙
 午七月念五日資稟迥異神色清徹鬚眉修

美自少嗜學同舍生多忌之輒匿燈伺眾寢
 默觀至長益潛心性分之學以聖賢為必可
 師窮理致知克服紫陽之訓知禮成性早入
 橫渠之門平生修整步履有定則嬉笑俚近
 之語未嘗出諸口望之者起敬治家有法內
 外斬然初家貧非義不取自奉極菲惡而二
 親肉帛之供不乏成化甲午歲大饑有司行
 鄉賑恤有羅氏媪給白金若干出遺諸道公
 行得之再日袖諸其處以待媪果號泣至訊

林溪外集

七

以還之媪曰娣姻疑我匿金妄意尋弗獲自
沉以白今賴公得免再拜謝問姓名公弗答
而去姑爲吳氏婦寡而貧歲迎養數月歸厚
遺之不吝嘗立齋受徒小子則正其聲音謹
其威儀教之收心養性成人則講授詳盡期
以心得躬行不徒爲發策決科之具故一時
及門者多有所成長鄉萬石民服其料量平
修楓樹亭園苦竹諸滯旱澇有備而德之者
衆性善飲雖至醉益矜持晚年尤喜讀書造

詣與年彌高嘗自慰曰吾學沛然吾得止矣
吾年老焉吾知止矣爰卽其後塢蒼松翠竹
之下吟風弄月以自適遂別號松竹主人喬
焉其秀與造物俱勁節清標與神化游皓首
童顏葛巾藤杖條然西溪之上不知年月之
短長也配魏孺人恭懿貞順承公儀刑之道
孔蕃胤續之賢生男嶽崇崑斬咸優儒行嶽
娶羅崇娶宗繼徐崑娶鄒繼雷斬娶李女長
適羅山教諭吳道之子侃次適黔陽訓導同

里徐浙之弟澆孫男開濟開用開美開禮開
睿開明開泰開禮註選銓曹有仕階開睿績
學郡庠足魁多士孫女五人熊謨李世宣甘
霖謀瑀李達其孫婿也皆儒家子曾孫男虞
謂虞訓虞賓虞佐虞弼虞化虞韶虞賢虞夔
虞袞虞臯謂臯司從事曾孫女四曾孫以下
未艾也公弘治丙辰正月十四日正終於寢
維時多艱弗克備禮襄事權厝於葉家山乃
今禮葬於隔塘山先府君塋次首亥趾巳年
在辛巳月在辛丑日在巳酉公孫開睿與芬
少同郡校講學契深以狀乞芬銘之不敢以
鄙陋辭也謹撫拾其大槩銘曰
微乎理之難精而公駿有聲嚴乎禮之足畏
而公卓無愧是維公之主靜是惟公之持敬
皜皜令德水壑寒泉悠悠遺澤竹翰芸編孰
謂公之麟鳳翩躩孰謂公存嶙峋墓阡清風
高節於萬斯年

瑞昌榮安王夫人鮑氏壙誌銘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丙寅之吉我

太祖高皇帝玄孫瑞昌榮安王諸子以書來曰
孤渡江得請母夫人塋有日矣墓中之石未
有書者惟子太史是託因以所自具狀來屬
芬顧夫人宮壺之善雖不揚於外而卽其子
之多賢則夫人之善亦旣揚矣是當得名筆
述作而芬非其人然以來命之專不得辭也
乃按狀而序次之繫之銘焉夫人蚤以選入
瑞昌榮安王宮爲鎮國將軍宸沮宸潛宸消

宸渥之母爲洪城處士鮑祥之子母崇氏處
士世多善行乃生夫人夫人幼有懿資知讀
孝經綸語旣入宮事王克敬處嫡妃袁泉夫
人秦氏安惠塞淵宗室咸稱之謂有小星之
風焉性尤敏慧凡內則女事悉精絕其服御
儉約其規治勤恪時先恭僖王泉太妃嚴方
以開迹瑞昌承家一切爲子孫法惟夫人克
順特禮待之王心先王之心亦隆遇如妃謂
庶幾有葛覃之風焉妃每娠不育諸子則宸

觀最長宸洞次之皆秦夫人出也秦先王卒
觀方亂洞方六歲夫人育之克慈王薨觀以
長當襲王爵未幾以痘疾薨 賜謚悼順遺
二孤在襁褓夫人慮有傳染乃抱歸已幃保
育甚勤居數月始反育于其母妃夫人撫育
諸子有成既長教之克嚴拳拳以孝敬爲訓
又以敦本尚實上達聖賢之學爲要肆諸子
皆儼然儒者動履謂其天資近道有思齊之
風焉夫人子男四人宸沮先卒夫人陳氏宸

潛夫人楊氏宸潛夫人伍氏繼會氏宸渥夫
人李氏繼戴氏女二人俱封縣主孫男拱樹
等二十有四人俱封輔國將軍配皆封夫人
孫女十有五人俱封郡君曾孫男七人曾孫
女十人俱幼未封然嗣生尚未已也蓋夫人
和德流行君子謂有螽斯之風焉夫人生正
統丁卯正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癸未年五
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七其得追 封爲瑞
昌榮安王夫人在明年甲申先是例得封夫

人時宸濠方虐不敢請又明年乙酉上遣
 官賜祭祭文褒嘉亟稱賢淑因命將軍扶
 柩渡江啟榮安先王之兆祔葬焉其地在西
 山之麓寬莊其日為閏十二月丙寅其向已
 丙若夫人者可謂生榮而死哀矣銘曰
 肇迹瑞昌既發其祥亦釐爾媛鳳占龜長克
 閒有家燕翼厥後罔不寅畏而敬克懋寬莊
 大陵藉手見王於萬斯年松柏蒼蒼

曾大華時禎妻張氏墓碣銘

墓墓也碣揭也揭其人之善表諸其墓使孝
 子慕焉則為教微矣何以銘古者銘鼎彝志
 功德也禮傳衛孔悝之銘是也墓之銘非古
 也志世籍姓字內諸壙焉則為慮遠矣其銘
 碣則仲尼題商比干吳季子之墓此其始也
 夫剖心以事君計宗社也潔身以讓國忘宗
 社也而皆賢人也何事之異邪吾觀論語仲
 尼於嗚呼二字皆不易發二賢已矣而猶拳
 拳然不勝其歎惜者以道貴中也中者不過

乎情而亦無不及也曰苦節不可貞者懼患不肖者將企之不及遂自棄也比干過於仁季子不及於義况他乎至是嘆不得中行而與焉則爲憂深矣故夫墓碣之名不獨使孝子慕也若夫人之善亦可揭諸曰可觀六經兼男女善惡志之則女史設久矣劉生知好德而不知復古爲列傳而不知大者之舉予茲志張孺人墓碣而使世之人有所覺焉夫配匹者天地之義也天地之道生生也是故

婦道貴順不妒則順之極也臣道貴忠不媿則忠之極也臣恭而或媿焉則覆人之邦家不難矣婦貞而或妒焉則絕人之宗祀不難矣此雖明明大義雖丈夫亦或昧也孺人字某爲福州太守王公時敏之子太學生華君時禎之妻既有子復爲時禎置兩側室期以廣華之嗣順莫大焉茲癸未八月孺人卒距所生年天順甲申九月蓋五周星焉明年某月某日時禎卜附葬于祖塋九里涇之原其

子雲以孺人爲善狀及見素林尚書所爲墓中之銘先期來請志碣是當得名筆而芬非其人矣以時禎有舊而雲之噐又素所望者爲碣其順之大者志之其諸細行則素翁之銘備矣張爲無錫中市橋世家與華爲婚姻族孺人生子男一人卽雲女三人鄒夔吳性秦淡其壻也孫男三人復初復禮復誠女三人幼若孺人于華氏則庶幾配匹之義矣銘曰

九涇茫茫其斯焉藏嗚呼孺人其諸不亡
敬軒韋公墓表

福建懷安令韋君一日過予曰寒氏先世居慶遠宜山縣龍街文獻稍稍可述在國朝亦有諱昭者登永樂曾鶴齡榜進士爲翰林院檢討未幾

簡使琉球有諱廣者登宣德馬榆榜進士仕至廣東按察司僉事自高祖五嗣公携曾祖以明遷潯始居平南二世弗顯至敬軒皇祖

乃以易中永樂二十一年癸卯廣西鄉試錄
文則寒氏平南文獻實自此啟我後人得守
一經世效尺寸用恐肯忘邪顧其遺世六十
餘年雖嘗蒙同知金公廷璽採其行內銘於
幽然今幾湮於傳聞矣欲仍具生卒葬系世
洎出處之大者立石墓道以表之庶韋氏世
世有所知又惟非執事之言則不信也執事
其能惠哉予以韋君知所以尊祖一經之傳
蓋其心有異於人也遂按狀而序次之俾刻

焉公諱弁字仕冕號敬軒生洪武壬申四月
十三日以天順戊寅十月二十一日考終正
寢明年己卯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勞莫里長
簡塘公自幼勤學嘗作池亭哀集古書讀之
志期古人不苟混俗永樂五年翰林侍讀學
士解公縉以高照謗出爲廣西右叅議公輒
從問學未幾御史李至剛又謗解怨望改交
趾公亦從徃交趾不能舍八年解入奏事適
車駕北征見

仁宗而歸及車駕還高照又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明年交趾叛陳季擴乃倡亂謀復陳氏謀奸又以番書叛詞經解手恣所誣謗

文皇之惑始不可解時逮繫者甚衆公亦門生以不在位又無怨惡之行幸免解以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竟酷死獄中至二十一年公始出應試得雋明年會試不第卒業爲國子生又屢不第宣德初以銓注次及授廣州府通

判公爲政務依循良尤重民教嶺南巫鬼之俗一變于正旣而賊囚王蕭養越獄聚黨爲亂嶺南震動公坐謫本府經歷會有言公與某某四人嘗從解學于交趾者亦知交趾事遂逮繫錦衣獄竟不得白後

宣宗晏駕以赦宥免歸自是引咎杜門惟以明倫治生教其子姓而已公高祖曾祖俱家宜山祖五嗣孝以明配陳氏後卒越三年合葬焉生子男三人長尚本次廷輔以易克貢士

爲吉水縣丞幼尚賓女幾人孫男七人出尚
本者二曰方曰福出廷輔者三曰邦憲國子
生曰邦相卽懷安令也以易中弘治乙卯鄉
試授今官曰邦吉平南縣學生出尚賓者二
曰用曰表女幾人曾孫男幾人女幾人夫公
之道蹇矣而嗣之昌如是亦少慰哉嗚呼唐
虞之盛宇宙之一時也然舜猶疾讒說震驚
朕師何恠乎末世邪解之才識宜過賈長沙
輩然方流離負罪之際而公從之學又行乎
夷狄曾不險恤是真知有義理而不知有患
難者也世所謂勇於爲善者非公也邪予故
爲表之若夫道之廢興位之得喪則固有所
遇也智莫如之何也已

李介齋暨配萬氏墓表

嗚呼此 皇明勅贈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介齋李公暨配贈安人萬氏之墓也公爲大
方家之良子弟讀書制行務修中庸之德推
其心則朱子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天自知

林游效集卷之七
之者是也晦於身而顯於其子益修其善以
靖共其位致

皇帝加恩而推本所自人勅贈及焉則所謂有
隕自天豈非公與安人爲善之應哉公諱本
謙以字行世家豐城之湖茫曾祖尚敬祖季
德父從烈俱隱德不仕母甘氏生永樂甲辰
年七月十一日卒弘治庚戌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安人生洪熙乙巳年九月二十日卒成
化庚寅年十月六日公好學敦義外雖温然

中有確乎不可拔者教授于鄉隱隱起師道
蓋公於孝友大倫以身先之也而安人之歸
亦克執婦道不愧君子之述生子男三人長
鑾本府學廩膳生員早卒次金字宣之本縣
學廩膳生員以詩中弘治辛酉鄉試正德戊
辰會試遂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
清吏司主事故得贈公與安人之恩今以年
勞擢本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幼鉉亦學爲士
人孫男六人餘慶延慶德慶長慶惠慶末慶

孫女二人俱適甘棠徐安人先卒卒之年庚戌十一月二十日葬里坪上張九圳蓋祖塋也公卒之明年辛亥十有一月二十九日遂合葬焉茲公蓋棺三十五年安人之卒亦四十五年宣之以官爲大夫祿不逮養思無以爲孝圖以燕石製碑刻勅贈之詞以植于墓且以對揚

聖天子休命謂芬在姻契之末使爲墓表於碑之下方是當得名筆以發潛德以無辱制詞而芬非其人矣然不得辭惟謹述其世次卒塋之大者書之使後之爲君子東西行而過公之墓者望穹碑之皎皎則車而式徒而趨無失禮也嗚呼此公與安人之所不朽也

鄭主事母卓氏墓表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鄭君有度聞太孺人之喪哀毀踰節同年友人舒子吊之哭不收淚拜稽顙告曰憲罪逆于天不自殞滅惟吾先妣乃棄絕又不得視飯舍襲歛誠崩裂五

內剡焉痛弗可已然先妣賴托不朽惟吾子在茲釋位去惟營苑事不敢忽墓上之石實以詔無涖事莫大者惟吾子在惟吾母為母則賢為婦則賢為女則賢有不敢歿者敢以辱太史筆則先妣幸不死憲不孝禍其遠哉夫是必得作者而芬非其人顧有度請之痛且同年弗獲辭謹序次其不可廢者為表焉孺人姓卓氏與鄭為婚姻族父洧故會同巢二縣司訓母陳氏幼有至性能日間父母起

居飲食必讓于長稍長誦知四書小學列女傳勤女事姻里稱之伯容府君時方擇德為成之配遂娶焉孺人入鄭氏門姑任氏已歿遂總內事相成之黽勉有亡克艱以振拊諸子以成之督學嚴必溫妯以濟或學里子之勤者勸惰者戒當時之才名者獎率之常夜織作不息諸子曰母年老可息也孺人指二女曰是何如吾不於幼誨也其教子於四書小學誦縷縷不輟教女以列女傳為其道所

以直指曰必如某必如某孺人性慧淑儉勤故女婦工精絕流輩平居恬然未嘗一見疾遽忿惰之色衣麤食菲終其身不改處宗族上恭下順恤其疾病而繡縫其衣食之缺鄰里有匄貸者隨濶狹應之或煦其人曰第勤作無苦鄉人感之目爲鄭母歲庚午病革鄉人爲行禱孺人忽甦若有神告之曰壽未艾尚與爾九齡果卒于今正德戊寅二月廿有三日距所夢庚午歲九年距所生天順歲辛

巳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生子男三人長曰慶領鄉薦次日寅邑庠生幼曰憲卽主事君有度也中癸酉鄉試甲戌會試丁丑賜進士出身授今官女二長適陳應鳳次許陳某主事君卜以明年某月日奉孺人柩葬于某山之原夫仲尼以歿世不稱爲君子之疾矣又稱敬姜以勸婦人也若鄭母者病則人禱之命則神告之茲丘也歿世雖遠人將不稱鄭母之墓邪

書十七首

傳三首

奉章楓山先生書

芬自成童時卽知景仰道德茲二十年矣昨者始得拜門墻又值謫限促迫不得留旬日侍左右聽謦欬豈芬之分固如是哉芬嘗私論先生在今日其進德之功老而益篤則衛武公也白首憂國家則畢公其人也然論學究極義理之歸論治灼見理亂之緒論制作

洞達禮樂之本統會斯文卓乎有畢公武公之不可及者又善於作人天下之士受答問私淑艾之教者不勝屈指則先生真古聖賢之徒其諸論執事以一窮達樂貧賤蓋淺淺乎其論也是則先生果何如人哉少有志於道德者其向慕服從之心當何如哉芬神思無一朝夕不往來蘭溪山水間也惟嘆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徃徃如意而芬欲依道德之光難顧若是則造物者亦可問矣雖然有孔

以啟之必有顏曾有周以啟之必有程朱皆
貞元之會不偶然者若先生之啟芬雖不獲
海內之士必有能受之者矣我

朝理學自薛侍郎吳聘士倡二公皆精察力行
在孔門可謂庶幾矣然薛學自薛而止吳學
傳者雖衆可稱具體而微者亦惟胡敬齋一
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雖天所啟授受告戒
關於貞元之會者亦有不可必哉是後有晉
江蔡虛齋先生執事必嘗與之上下議論蓋

亦今日所無之學也芬雖得廁其門墻恨當
時無憤悱之地徒苦先生之擊蒙也陳白沙
任資性而忽義理至今慕其道者叅以舉業
利達之心遂成鄉原此風旣久則才識高者
爲王莽其次爲胡廣其次爲馮道生人必受
其禍矣近日王陽明一派門人亦頗張王以
王之學重涵養而輕講究不知陽明學聚之
功在前雖老釋之書亦討論之旣乃歛華就
實見涵養把固之力耳若初學未有義理磨

櫛前言行往行以開其智慮則氣質之昏愚者
涵養雖久未必能變也故此教在陽明自爲
則可施之初學小生恐未可也芬於斯文之
際不敢妄議竊以論語君子不重一章求所
入門戶以爲易簡而所云三忠信者內欲存
赤子之心而外全君子重厚之質不知然否
惟先生閔而命之恭惟中和合序不欲徇時
啟居惟附上警心詩數章以爲承教之地伏
楮不勝戰栗

奉顧順中僉憲書

不肖始辱甄拔南海李黃門先生具示使我
愧不敢德後拜公南臺接手采春溫洽被又
讀公文章於陳信卿處竊語蕭九魯黃國用
輩幸廁門下何能副公之明去冬再拜門墻
示取生所爲文有尺度至仁厚德何日能忘
奈碌碌去住每因於人故爲同舟者持控終
不獲一遇管丘傑八歲移垣讓路以門祚之
衰弗克大成人以傑廢學歸之天生去冬不

一遇啟發今春與多士鏖復敗衄信乎天爲之也計還得請拜公復陞外千里馳想無任感惻惟有一瓣香西望再拜耳恭聞比日之治佚蕩之士變而義倫窳輕之民變而淳固零沅武陵長沙盤瓠之遺濯磨歐歛執事者翱翔旄節洒七澤波登岳陽樓誦仲淹記亦快矣然思江湖之處不無感慨之係况先憂後樂乃公素所自許而爲小子之所榮學哉嘗見歐陽子以人情之所榮者皆韓魏公所

宜素有惟功德勒金石播聲詩爲公自負而亦人之所望於公生以是諒公雖揭楚藩於大庭而未置天下於仁義禮樂則方面之任台鼎之待必亦有未快也不肖蕪殖荒落老大寂寂鄧禹有知必柳榆笑矣若知己者赧然羞艷然怒亦何異哉茲以歷事尚留金陵惟熊峰石先生以舊游頗延納且致書邵二泉先生使不肖歸途往受教焉亦以生近年所著有書論二十篇春秋疑義三十餘篇易

林溪外集 卷之八 五
箋問七十餘條詩禪說三十餘條當有所折
正也獨不知領至教天與何時人便狂書馳
謝神思飛越伏惟芾鳥玆詳恐懼不宜

與湯時濟書

時物屢變故人千里望望江之東西徒有感
慨耳生索居爲德無助性日疎野曩辱石熊
峰賜朱子三書丁寧勤讀今歲因掇殘經將
來潛玩於太極圖義頗見得一二分然後知
濂溪之所以啟斯文者其功不在義易之下

熊峰之所以教不肖者其恩不在艾庵之後
有得隨筆遂成一帙以未遇高明討論未敢
錄出恐一謬於先儒必滋惑於後學也豈惟
得罪吾兄輩哉才亮兄文稿未蒙賜還向謂
寄與蕭進明去是使鄙蕪之辭貽笑多人及
詩義稿在王生家者皆勞爲我力取之白先
生喬擢不能爲禮以賀煩於貞夫處傳意雖
然此賀亦在

君相藿食者何所用如清會未涯伏惟慎時以

林溪外集 卷之八
道自愛不宣

艾菴卽虛齋

與杜才亮兄弟書

世事如沙苦不易搏欲頻頻得寄書奉問庶
幾故人猶見我也以處取僻處弗果願奈何
奈何伏惟道况恬適韻味休暢以友天下之
士墳簞鳴而韶護應亦樂矣正韓子所云愛
博而情不專於生之索居者能暇念及乎哉
來歲又當大比惟令兄弟以三塲文鏖南都
之士譬之五星麗空芒寒色正主司將望而

起敬矣繁星固不得而眩惑况乎飛流孛彗
能亂之耶是將與二宋絜才度能爲時名人
以副知己者之望若生以孤殘自廢老大寂
寂進不能國退不能家誠足笑矣而窮年著
書卒不可傳如何如何茲以湯兄人來喜得
狂此奉問舊歲辱至愛謝不能旣蕪說文稿
人回望賜予洎得一柬使知客中佳勝何似
時風雨滿城人間又是重九盛時不勝傾注
伏惟以道自玉不宣

與同年宋司馬書

奉違台範幾易寒暑恭惟以六經妙筭常試其治賦之才以銷外侮以壯內守真丈夫得志者之事視珞琖十年而不克自樹立者真不肖哉去春奏最

明天子寵綏當何如哉生以跡之疏賤于凡天上信息百不得一如何如何曩留都下辱以年雅濃禮真愛至今不能忘冬歸拜辭又不獲一函江湖千里久稽裁謝茲以人便枉書

戀戀之私終不能如面晤得盡也歲暮北上敬受德言不知伊時所教我者何似欲假武庫奇兵以鏖天下之士則司馬者當授我以方略不吝也嚶嚶如昨知己者其以是爲柳子之浩浩耶果嚶嚶耶卽辰風雨滿城人間又是重九伏巢爲國珍重不宣

與友人論文

文章家辱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

竊有見焉典論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為文
章家稱說唐人不知韓子曰愈以六經之文
為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祖
是論紫陽明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
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
詩乎春秋則又遠矣目之以文且不可况槩
論以治世乎老兄之論要亦未離此義恐古
文當始於逍遙遊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六
經未可以文法摹倣也書禮紀述即事見道

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句法章法不類之
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
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
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
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
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
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擅作者
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
名物器數無所證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

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
注楷之略棟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
而信於宇宙環海之內必一出入而無親
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遂膏
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
以爲法是耶非耶芬以作文而主是三者則
遷固不足多也苟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
之文六經之文則不獨爲邯鄲之步也法言
中說爲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終始教

之

與廖師賢書

聞得守海州州人狡而貧且亦多盜人或以
此官非所以處兄者芬則不然以爲丈夫志
節常欲處人之所不能君子才德常欲出人
之所不知母惡勞母泥迹此芬之敢獻於左
右也簿書期會非所緩急民風澆淳有所勸
懲刑獄可矜而恩不可施於盜賊催科可拙
而利不可歸於豪強正禮俗以革滯侈之習

厚倫理以塞僭戾之源凡此數者諒兄行之
悉矣其諸飭學校而勤課試辟田野而復流
離與夫安富賑貧之禮吾知又不在於喋喋
之告也如是而往則古循良未必先之孰謂
海州非大賢之路邪到揚州見榕江到淮安
見仲仁皆云兄有掛冠意而俞撫公則云有
求教職意此皆非芥之所喻也廓清宇宙扶
植彝倫則造化必待夫人也若賢者人人自
高如此則是相率而爲柱下漆園之爲三綱
淪九法斃將不復顧矣兄其以爲何如舟行
草草幸便附此不及奉候寒溫蓋欲敦古友
道也何如何如

謝華方伯送荔子帖

前日承遺荔子吏云適離枝味完遽浴而啖
之果異於嘗所市者因作小詩申謝辭甚鄙
俚但以古人能品此果爲上而極香色味之
啗咏然其皮之丹爲陽肉之白爲陰核以玄
黃樞之爲太極與夫肉之與核牝牡相涵渾

然先天之奇偶則皆未之及也豈自曲江公而下皆不知性命之故耶抑吟咏以遣况初無心於格物耶而賦之而圖之而譜之則不可謂無心者感茲物理知己之遇難矣故爲表之幸哉大作家有所改教不亦荔子之盛哉

與金大賓提學書

七年之中同年諸君膺方岳之任者十有五
人矣若執事與許伯誠則又職專風教繫重

斯道者也間歲過鄒魯之墟憊不及一相見
耳嘗拜孔林意夫子之墓當東南向以望防
墓則伯魚以下分列昭穆於兩旁也今皆作
正南向是以參差不倫向時以天熱偕行者
甚急未暇與知德君商處甚憊竊以惟執事
可與改正偶於大理王年兄處見漢陽高生
蓋執事門下士也得使附此不知以爲何如
觀夫子爲司空郎汲汲然講昭公之瑩合諸
先君之墓似亦不可忽也生頽惰無似不識

便中亦有以鞭策之乎

再復熊天秀書

半年之內萬里之外能不遺忘兩賜教札令人銜荷况鞭策獎勵之勤勤則感激又當何似恭聞節斧所臨官吏滌德百姓其蘓大丈夫之得志行道而名實加於上下信如是哉所諭宜之出守鄉親漸覺落落此乃感慨交遊之聚散期以共濟事功之盛心亦惟吾鄉諸君能知行義達道而不計利害耳甚可哀

者改齋邦興胡仲美死於杖下而改齋復無後也汝信近亦提學於浙中于中出守茶陵公謹丁憂宣猷已差文瑞將差同府惟芬與吳太僕而夢卜開正亦急差矣雖有君肅端卿入部然終不如向來聚首之彬彬也芬自春及夏五疏乞休以史事方殷不得引去茲罹毒楚摧殘之身夫豈能堪他日相逢雖以執事之明目信心亦必斷然以爲鬼矣方聖怒斯赫若非大同兵變稍稍解之不知後

命又或何如恐不止於用修舜卿汝楫之再杖
耳承示補訂宋史生嘗苦其大繁欲私竊并
遼金二史刪抹一翻特懼妄作之罪且以未
獲舊史并長編耳使回草草然不覺其去矣

與熊應濟書

契闊數歲坐哀疚中且僻處音問良苦茲辰
道履何似深詣遠到當入仲尼之室也聞在
城中設帳小兒泰雖朽腐莫雕無爲受教之
地者異在造化神奇中光風動盪蘋可轉蕙
鷹可爲鳩令之從遊或無逆拒專裁先訊尚
埃教音不盡

復孫思和書

倅來辱致書隱隱示定交意芥不佞何以得
此方以好善惡惡過於明白爲氣質之偏而
非包荒朋亡之象懼無以爲德也顧承以直
道見許豈慷慨之懷切於憤世初不暇論中
行之士慮其或入鄉原之教哉感謝感謝足
下循禮樂善聞之久矣况諸遊從多名人魁

士麗澤之益更復何如七峰書房要不可虛
設宋諸州有學矣賢人君子徃徃又建書院
如白鹿雲峰於人材風俗之助爲不少也七
峰佳勝蓋結構岷峨脫去九嶷五嶺之粗而
秀出之以爲金陵之先導者其殿長江鎮大
海視古帝都三河四塞之形勝不啻倍蓰觀
諸三五之世奄有天下而治其九分之一與
我堯聖祖取天下於胡元而一統六合則金
陵之雄峙可見矣不知徃來七峰之君子亦

嘗胸次洞徹語及於此而以聖賢絕學於是
乎倡爲七峰之靈一助乎抑徒以臨觀之美
咏歌之適而相契識乎早晚乞歸道出大江
固便然欲與邃庵陽明二老相見則七峰之
勝必得一覽辱徵鄙作惟天假風雨一夕相
與對床之論使可書之第恐齒向衰暮曾無
真見以啟此邦之後來也使去謹此以申區
區

與鄭山齋都憲書

先時時運屯蹇權奸構亂使賢人君子橫罹
擯斥若執事與胡永清范以載三公者受禍
尤烈然此豈真人之所能爲哉風雨晦冥倏
焉光霽今上至聖式昭大化麟來鳳至蓋
可見矣顧錄用忠賢不遺一老此又我大明
第一盛德事所謂野無遺賢寧能過之昨聞
執事節鉞臨城以衰服不敢隨衆迎謁謹先
小价致茲奉候伏承體况休嘉不勝瞻慰更
惟環愛以膺不次簡在不宜

與林泗州書

教札及佳險見示具悉懷抱今之學者爲舉
業驅使不以德義實踐風俗世變之不可復
古無怪其然孔子爲教雖有克己復禮主敬
行恕多術芬以爲值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
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二句爲
的足救時也蓋和而不流者同而能異也中
立而不倚者異而不害其爲同也自流俗觀
之真矯矯然義理之勇豈徒足以淑身而已

哉雖臨大事決大疑處大節無往不可要之
孟子論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卽此也
誠以和而流則鄉愿之屬中立而倚則小人
而無忌憚者也和不至於爲鄉愿中立不至
於無忌憚此真天德之剛非性資本善而義
理充溢者不能也芥以執事行已爲有得於
此者故再喋喋論及亦朋友切磋之義耳所
示崔司成欲表章胡子意善崔君古學芥心
師之久矣故所見略同胡之純粹疑於薛過

之而薛之比則蔡虛齋亦其人也不知執事
以爲何如崔公以爲何如生欲來春歸時爲
蔡請謚雖不必當道者可否亦庶幾後進之
士少有提撕且讀其書考其行可以爲他日
建議者張本唐虞世遠雖自名大儒者無復
讓德之意如崔公者良不多見也林見素楊
邃菴王陽明吳東湖此皆好善樂士爲一代
之表表者然亦不免自家先據地位要之還
是韓范一班人物未若虛齋之見善卽欲然

自以爲不及稍不同耳崔公似有此意不知
吾兄取友當世亦論及於此否泗州之往吾
兄當以閒散自列游心經史以發揮此理無
益詩文不必作也生嘗憤周禮在我朝廢之
究心數年似頗有得吾兄此行試取讀之容
半年或一年之後寄所拙見以請教也蓋經
禮三百卽周禮也曲禮三千卽儀禮也此皆
周公之典周之所以治而曆過其數者禮之
功也有志於經世者胡可忽諸孔子春秋之

脩本周禮周禮春秋相表裏缺一不可但註
春秋者惟三傳知萬分之一二耳其百家之
說洎宋儒之論皆未見其大義世之學者被
其蠱惑使聖人之心千載不白惜哉舍親李
邦秀天資甚高却又服善若更鞭辟實不可
當不識吾兄嘗與細論此理否時事見邸報
當自知之不欲及已諸惟自愛是祝

答周汝和辭王陽明柬

別久弗能致奉候意者鬱局無往來之使諒

仁人昭譽正欲煩猥齋處致書央執事於鍾
太守兄弟家借宋遼金三史抄錄一部蓋此
書板在內府已殘缺矣斯文家藏者亦罕
近詢閩中惟鍾宅有此部乃執事治下敢以
重煩適使人來不勝欣躍附此辱鼎翰慰諭
兼誨存之意何可當也又云陽明盛心欲稍
進生高明之域固所夙願第今爲罪斥人而
千里往還無忌似忘悔懼在生雖滿朝聞之
願而或累於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世道之
望今亦幾人惟廓然大公者謀相成耳恃至
愛皎皎布此幸爲生謝之借書可否希示餘
惟保嗇是願

與夏于中柬

造謝之私寔拳拳未嘗朝夕置况尚圖教益
邪令姪來致手書詢知行期的在此月廿二
卽命舟南向又坐賤疾發老母不欲遠去弗
克遂奈何奈何五谿明水二兄行李不知得
同發否亦不能萃首人生離合有數若此况

出處君臣之際差大者邪

聖明在位式昭大化麟出鳳至要非偶然錄用
忠賢固我大明第一盛德事然其間必有名
世者又吾兄輩所當自信而深圖儀之者豈
宜謙謙未遑而令氣隨以怠哉後峰聞已之
南京大理任矣三兄之行亦未須遲遲謹遣
小价持此勸駕惟冀采納

復熊天秀書

辱不忘孤陋教音遠及慰諭拳拳何可當也

恭惟節斧所臨豺狼欲淨生民之賴

明主之託兩無負矣生以母老處此不能頃刻
安春間乞休不得茲引例侍養亦至再三當
道諸君略知懇懇之情擬明日覆題或能去
也時事自有邸報承差回必能口詳

主上聖明英斷真

天作之顧諸臣未見慨然以興道致治爲已任
者豈風俗氣數使之然哉生嘗言若執事之
職乃有世道之責者其舉劾興革於外者以

大才臨之固若庖丁解牛目無全矣其轉移
闔闢之幾在內者不知當何如也便風幸有
以教之吏回幸得附此少伸奉候嶺南多熱
惟冀爲世道玆重萬萬不宣

傳

魏紳傳

魏紳字廷佩曲阜人弘治十八年正月廿七
日卒乃故國子助教鳳少子也初以進士授
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弘治初歷陞郎中讞獄

詳明無冤滯尚書彭韶何喬新相斷在部甚
器之俾典諸司奏牘辛夷陞南京大理寺丞
戊午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邊
報方嚴至之日提兵駐塞下爲必戰計虜竟
莫犯於偏頭關迤西要害處增築邊牆四十
餘里置墩堡五十五座以捍虜衝決寔替人
之未慮者上嘉之賜璽書文綺以勞又以
寧武關城隘而兵單脆乃擴大數十里紉營
房千二百間召募土兵千餘人以實之在邊

凡五年邊備稍飭陞副都御史巡撫蘓松時
大饑乃奉勅以便宜下令有司多方賑濟
凡可以蘓民困者若織造工役之類悉建議
停止乙丑陞刑部右侍郎在任月餘卒
上命有司祭葬之紳自幼穎異五歲喪父悲感
吊客七歲讀小學日記千餘言十一歲遂能
爲舉業文字補縣學生及長身長美髯識者
知其非常人也喪母孔氏時爲諸生哀毀盡
禮遠近來吊及葬廬墓耕田有嘉禾之瑞處

諸兄弟極友愛居鄉忠信恂恂如也居官所
至有聲於邊務撫治勤恤則有不恤條格而
惟國計民命之思公暇頗以詩文自娛有遺
集若干卷惜其才質雖甚美以溺於俗學不
能深明道藝之歸不然亦庶幾古所謂能者
矣

夏崇文傳

夏崇文字廷章其先爲湖廣湘陰人夏太師
忠靖公之孫也其父亦仕爲太常寺卿寄籍

南京遂爲句容人崇文生長南京舉進士授
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通
政司左叅議太僕寺少卿進右通政未幾卒
崇文雖官家子然有文學端雅清朴士人以
公輔期之

孝宗踐祚羣臣爭言事進士李文祥以忤執政
謫咸寧丞崇文上疏救之踰時執政者相繼
罷去文祥進京秩崇文遂知名於時是後愈
慷慨論天下事雖際孝宗之明多見採行

然其言每傳以家庭舊聞 祖宗成憲體驗
平實有不能廢者使臻柄用恢張所蘊蓄其
烈豈止文字間哉今觀諸所論奏有世道之
憂者亦爲之悲矣

楊峻傳

楊峻字惟高江西進賢人由成化丙戌進士
授丹徒知縣有廉能聲壬辰陞監察御史差
湖廣清軍摘發奸弊人稱神明戊戌陞廣東
僉事以父喪去補任福建時杭汀盜起當道

薦爲汀漳兵備地方以靖丁亥陞浙江按察副使弘治辛亥陞按察使修舉憲度獄無冤滯有坐報父仇抵死者峻竟釋之以伸孝子之情其慮風化急大體類如此大巡御史失憲度峻劾奏之兩京科道官欲構陷以時方清明竟得直癸丑陞浙江左布政使一剗蠹弊吏不敢欺鎮守方橫取于民督及有司峻面數其罪將奏且欲以鐵索與共拘學詣京師其勢後稍戢部使者交章論薦廷議亦屢

有鄖陽山東巡撫之推不果用辛酉陞南京光祿寺卿供具賦額率由舊章裁省之寺歲進酒以軍民轉運稽遲屬吏徃徃以酒敗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始無宿累遂著爲令癸亥引年乞休許之仍賜給驛至是卒有司以聞賜塋祭如例峻爲人嚴毅剛介有遠識其政事精敏自始仕時已然居官所守始終如一儉素之守如在家人有不堪者致仕十年居傍縣門而足不及親喪廬墓生日至

